

◀（上接 3 版）

郑重，实不敢当谨专人返上，幸鉴刚怀，必赐还物”，否则是“不诚心待仆也”。

通过提供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，文徵明的银钱收益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充裕。如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，不过“付去白银五钱”。而女婿王曰都在京当御医，需扇十柄以充人事，文徵明答应帮着作画，但十柄扇“该银一两二钱，适区区无银在手，一时不曾办得”。连一两二钱的闲钱都无法筹措。在正德末年充贡抵京时，文徵明虽然已经名满天下，但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。在当时的家书中，他时时提到阮囊羞涩：“我用银十二两买得一马，又用银二两三钱买鞍辔。囊中所资，约略已尽。今又要典屋。此间屋价甚贵，极小者亦须百两之数。没奈何只得租赁，每月用银二两以下。官卑禄薄，何所从出？”“欲且就九逵借银，未知如何。”“目今典得一宅，该银五十七两，无从措置，央人在张子瞻处那借，借了，三五日间便可成交。……（三姐）来时，措置得些盘费来方好。盖此间俸禄、皂隶之类，仅可给日逐使费耳。”微薄的俸禄让文徵明深感京中生存不易，他也没能凭借书画的声名迅速改变现状。文彭在经济上也许比他父亲要好，但也不那么阔绰，如他任职北京国子监时，写信给儿子文肇祉，让他设法靠租房觅些须之利，“其利须轻，只是稳当，利多者便要连本送也”。自己托人给他寄银五两，并声明“汝虽无处，然亦不可尽靠我也”。从重庆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文彭所立票据来看，在文徵明去世后不久，他就将家藏苏轼《前赤壁赋》卷变卖了一百两银子。

尽管如此，文氏一门并不能因为擅长文事而不遵守日常社交活动中的礼尚往来。他们既接受现钱，也需要付出。如文徵明过生日，徐缙不仅奉上寿文，已有“绮币”之贶。在写给知

府东村的信中，文徵明提及对方拒绝了自己送上的“薄币”。而因为华云到访，他让门生陆师道料理午饭，也随信附上白银一两。文彭收到过华世祯寄来的银子二钱，因是大锭之边，让他喜出望外。而朱朗大妇五十，文彭奉银一星。在与华氏的交往中，虽然文徵明是常常接受委托的一方，但人情往来中也有银钱的支出。如华世祯罹病，文徵明作书奉问，且特遣佣人朱龙前往问讯，随信“微物五星奉充药饵之需”（图二）；在听说华世祯病情好转且颇健啖之后，文徵明欲具少肴，然路远不可致，故又奉“白银一两聊往见情”。同样，当华夏祖父华坛下葬时，文徵明虽因老病畏寒，不克前往，因派儿子前往，并送纱帛，纱帛很显然是丧事中常见的礼物。文徵明亦不能外。

文氏家族所提供的各种文化产品，直接收受银钱的毕竟是少数，前文所举文徵明三例，一为华云转托，二为官方的委托，不具有代表性。从大量的文徵明家族的书札来看，他们的文化应酬获得收益的方式，应该与以丹青糊口的职业画家（包括匠人）有很大不同。除非大批量的订制，或者是费时极多的大制作，一般应酬请索的报酬以礼物与服务为多。在写给华世祯的信中，华尽管因粮事、量田事自顾不暇，却“数数惠存”、“佳贶稠叠”，特别引起文徵明兴趣的，是“凉履”，虽价值高昂，但此物颇适时用。当文徵明“为疮痒所苦，日夕爬搔，寤食都废”时，华又及时送上了药物、芥茶、暑幌，而这些是夏日的文徵明最为缺乏的。这些礼物不仅换来了文徵明对华氏所遭粮事、量田事的关心，文在书信中也常常佻弑画扇，“诗画小扇一柄附往，或可充官中人事耳”，“小扇拙笔，聊往将意，不足为报也”。而在另一些信札中，文徵明每次都收到华世祯的“佳贶”，虽然微薄如茶叶、新稻、暖鞋，但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，因为大量的礼

品收获，文徵明的家庭开销无疑因此能够得到缩减。

统计文徵明传世的信札，其收到的礼物大概包括以下几类：

一、食品：鲈鱼、芋子、糖、栗蹄、鸡肉鱼酒、茶叶、蟹、鲥鱼、白米、新杭、脆饼、莲、芡、笋子、牛脯、枇杷、莲房、细糕（雪糕）、牛乳、鳊鱼、河豚、珍果、莲黄、腊鹅、生鹅、扁豆

二、日用品：香、新历、乌薪（炭）、凉席、手幌、暖靴、佳织、絺葛

三、文化用品：佳楮、墓碑拓本、图书、香几、歛墨、犀杯、古铜天鹿、梅花、佳笔、苏刻、旧砚、笔洗

文徵明自号老饕，他所接受的礼品中以食物为多，多为时令的农副产品，也有一部分穿戴及居家必备的物品，和书房清供、文房。文徵明收到友人源泉所贶旧砚之后，立即答应“所委佳纸，不日当课上也”。而对方所赠官窑笔洗，文深知为“重货”，故决定在接受委托之外，再送别物以奉答雅意。除此以外，他们还享用种种服务，诸如受邀小住、避暑，接受款待，旅游出行，医药等。前文提到文徵明为华云所作书画，多在华家小住期间，或是与华云共同出游归来，华所提供的就是差旅的服务。文嘉也常在华云处小住，不仅款待周至，临行还备有礼品，刚回到苏州，对方又有“茶葛之贶”，如此待遇，想必华云有所请，文嘉也必视为一种义务。文徵明有数封写给御医蜗隐与半云法师的信，多为自己与夫人求医问药，如《与蜗隐》云：“贱体服妙剂殊觉有益，然犹未能脱然，望再惠两贴调理调理，干瀝不罪。梦劬扇头就上。”又：“荆妇服药后痛势顿减六七，虽时时一发，然比前已缓，但胸膈不宽，殊闷闷耳。专人奉告，乞详证，□药调理。……作扇就上。”《致半云》：“近苦疥痒，日夕爬搔，眠食都废，不可奈何。十香膏惠几丸，幸勿薪也。小扇拙笔将意，不足为报也。”虽说“不足为

报”，但文徵明这三封信中都提到以书画扇作为回报。诊疗、开药方甚至赠药，都是医士为文徵明及其家人提供的服务，这种服务的回报，都是医士想渴得到的文徵明的手笔。

文彭甚至也提供过类似的服务，如他在给钱穀的信中，提及对方委托他印书，“共用过银四钱二分，盖用纸二百张，每百泮银一钱四分，搬板人及刷印工食一钱八分也”。他但要求钱穀不必寄银来，只要好画，还开玩笑说，若画不中意，当发回再换。在这里，文彭的身份与平日颠倒了过来，他当然清楚，钱穀的画比四钱二分银更为贵重。

在日常交往中，文徵明也会赠人以礼品，多为文化产品，如全肩笔、笺、墨、扇骨等，一些重要的对象他也会付出自己收藏的书画，如陈沂致仕，他送上旧藏吴宽大书一卷，供林下清玩。并说：“此非寻常币帛，想不见却也。”友人纯嘏母亲生日，他送上旧时所得沈周佳画一幅，以为“非君家高堂不称”。此外则是各种石刻，如《黄庭经》《拙政园记》册。《拙政园记》是文徵明晚年所书，寿诸贞石后不断椎搗，装池送人，如：“适装《拙政园记》成，辄奉二册。别奉未装者十本。章生曾令人督促否？闻今日患病不出，奈何奈何？”椎搗的工作似乎也由章简夫完成，故章一生病，文徵明只能徒唤奈何。从文徵明与章简夫的交往来看，文徵明对待匠人，从不以书画代替应付的银钱。如北京故宫藏文徵明写给章简夫二札，信中抱怨章不守信用，已经答应 的砚匣迟迟未能交付，可是屡屡遣人找章，却无处寻觅：“今四年矣，区区八十三岁矣，安能久相待也？”在第二封信中，他提到前次已经付银一钱五分，近又追加了一钱，不知究竟要多少钱，只要对方说个数字，立即补奉。在另一封写给画史朱朗的信中，文徵明麻烦对方为八把扇骨装面，又有十个空面需要装骨，共寄上银三钱。而文彭在

写给朱朗的信中，请他作花卉四幅，也答应寄银买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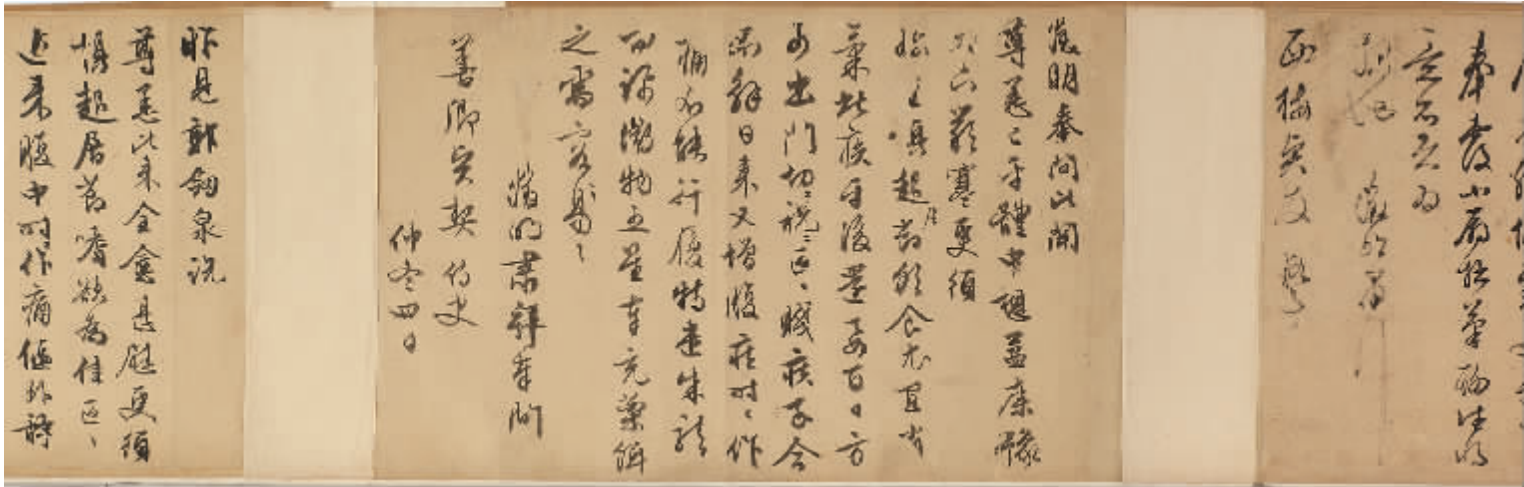
个时期有名的作家、书画家只是少数，而名气愈大，他可能遇到的请索就愈多。文徵明当日的地位不止是区域的文化领袖，如何回应各方需求就成为他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。而任何应酬大家，都必有一套巧妙的策略，既不让顾主心生不愉快，也不降低出手作品的质量。最重要的，是自在 地周旋其间，而不让心为物役，为纷繁的酬应所苦。

直接推却虽然生硬，有时却不得不如此。如文徵明在回复一位名叫“世程”的孙婿时，直接回绝了对方《千字文》的请求，因为文此际“旧病未痊，而疥痒大发，日夕爬搔，眠食都废，老态侵寻，日复一日，恐无可起之理”，说的如此严重，想必能激起这位晚辈的同情与理解。在写给友人玄旻的信中，文嘉为一个大批量的订制找到一个理由，不是我倦于点染，而是需要的颜色一时觅不得：“又为郭方伯命汤三府索画，多至十巨幅，酬应为劳，奈何奈何？春景着色亦可，偶颜色不便，非倦于点染也。”而军门谷某欲文嘉书乃翁墓文，且托许少谷转致，文嘉请许转辞，理由是“虽冷官散衙，亦无擅离之理”，但他最终似乎未能摆脱，只好前往杭城，但“既无佳石，又无刻工，因携其文而还”。

但更多的时候是无由推脱，一如文徵明 1553 年春天给华世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：“初三日偶尔下阶失足，至于败面，今已无恙。但苦诗逋画债，门庭逐逐，如索逋租。录录应酬，无由推脱，如何如何。”这时候，拖延就成为最惯用的策略，文徵明接受华夏之请，为其母寿撰文，一方面他告知对方已经稿就，但偶因他事，未遑修改，“望尊慈更展一限，月半左侧课成”。

忙冗与老病是文徵明书

（下转 5 版）▶



图二：文徵明致华世祯札